

# 不可能犯罪 诊断书

DIAGNOSIS: IMPOSSIBLE

爱德华·霍克

EDWARD D. HOCH

▼ 古典推理文库  
CLASSIC MYSTERY

「时代不同了，银行抢劫也和过去不一样了……  
如今的劫匪把字条递给柜台出纳，后者则取出一沓钞票交给对方。」

[美] 爱德华·霍克 著 吴非 陶然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 IV

〔美〕爱德华·霍克 著

吴非 陶然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9-2077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 4 / (美) 霍克著 ; 吴非, 陶然  
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5  
(古典推理文库)  
ISBN 978-7-5463-9030-7

I. ①不… II. ①霍… ②吴…③陶… III. ①推理小  
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2498号

##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IV

---

作 者 [美]爱德华·霍克  
译 者 吴 非 陶 然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6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 箱 [jilpg-bj@vip.sina.com](mailto:ji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ISBN 978-7-5463-9030-7 定价 28.00元

# 目 录

37	黑色跑车问题	001
38	两块胎记问题	027
39	垂死病人问题	053
40	堡垒农舍问题	077
41	闹鬼帐篷问题	103
42	蓝色单车问题	125
43	乡村教堂谜案	151
44	格兰吉演出厅谜案	175
45	推销员失踪谜案	201
46	皮革人谜案	225
47	幽灵客厅谜案	255
48	泳池谋杀谜案	285

## 黑色跑车问题

“时代不同了，银行抢劫也和过去不一样了。”年迈的山姆医生说话间喝光了杯中的白兰地，“如今的劫匪把字条递给柜台出纳，后者则取出一沓钞票交给对方。劫匪大摇大摆地走出银行，被自动摄像机拍下了长相，到了当天晚上，他的尊容就上了地方新闻。大部分的案件里，甚至没有人见到枪。想当年，我还在北山镇执业当医生的时候，和现在完全是两码事。当时赶上大萧条，正是约翰·迪林格<sup>①</sup>、美少年弗洛伊德和娃娃脸尼尔森横行天下的时代，更别说波尼和克莱德了。那些人从来不用递小字条，霰弹枪和托米枪<sup>②</sup>就是他们说话的家伙。”

---

① John Dillinger, 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名噪一时的传奇人物，犯下了多宗银行劫案，也是联邦调查局当时的头号敌人。

② Tommy Gun, 又称汤普森冲锋枪，以美国汤普森将军命名，但实际上是由美国人佩恩和奥克霍夫设计的。

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五年的春天，距离四月二十一日的复活节还有好几周。自从我的护士爱玻要和一个缅因州的度假村老板结婚，我的诊所就一直缺个帮手，复活节那天，我给爱玻挂了个长途电话，向她讲述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她的临时替代者也因此离开了诊所。也许我私底下希望她能回来帮一到两周的忙，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的婚礼将在复活节之后的周六举行，只剩下不到三周的时间，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

“你遇到的麻烦可真令我担心，山姆，”她在电话另一头安慰我，“我希望自己能为你做些什么，但是婚礼的各种事情把我们弄得头晕眼花的。你会来参加的，对吧？”

“那当然，”我信誓旦旦地说，“我准到。”

“希望你在那之前找到新的护士。”

办公室少了助手，我自己就得为不少日常的琐事分神。其中之一就是诊所的财务。那个周一的信件里寄来不少支票，可把我乐坏了，看来上周寄出去的账单都有了回应。我打算立即把这些钱存进银行，这样我就有足够的钱支付诊所开销和公寓的房租了。要是找到新的护士，预算里还得增加她的薪水。

我的办公场所位于圣徒纪念医院的翼楼，离镇上不远。爱玻在的时候，我喜欢轻快地步行到银行。但现在不同了，如果我不在办公室，就没人接电话了。所以我开着红色的梅塞德斯——我唯一的奢侈品——去了北山镇。

我将车停在农商银行对面的马路上。

“你好啊，医生。车子开起来感觉如何？”

我刚下车，就听到一个熟悉的沙哑嗓音，不用看就知道是蓝思警长。我转过身和他打招呼。他最近长胖了点，这大概得归功于他妻子的厨艺。他走到我跟前，我拍了拍他的腰。

“你得减肥了，警长。肥胖对心脏不好。”

“我知道，医生。你找到新护士了吗？”

我摇摇头：“我昨天在波士顿、哈特福德和普罗维登斯的报纸上登了广告，但有药理经验的人才大概不会愿意搬到北山镇这种小地方吧。”

“你正打算去哪儿呢？”

“我有一些支票要存到——”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一辆高速行驶的黑色跑车从我们身后呼啸而来，那辆车违章切入马路的逆行车道，在银行门口停下。两个男人从银行里飞奔而出。他们打扮得和银行工作人员差不多，黑色制服，软呢帽。但是脸部被白手帕遮得严严实实。带头大哥扛着一把枪身特别短的霰弹枪——另一个男人则拿着手枪和装钱的麻袋。

“狗娘养的。”蓝思警长咒骂道，掏出了他的枪。

跑车司机从驾驶座挪到旁边的座位，将方向盘让给后上车的男人，我瞥见一抹金色的长发。拿着钱袋的男人看到我们和警长手中的枪，遂朝我们的方向胡乱开了一枪——虽然有些距离，却

导致警长失去了准心。他的子弹打飞了，跑车趁机从路边一溜烟地逃了。

“跟上他们，医生！这是抢劫！”他大叫。

我来不及多想，紧紧地追了上去，神勇的蓝思警长脚踩在车门的踏板上，身体挂在车外。“我只能看到一部分的车牌——8M5。剩下的全是泥浆！”他咆哮道。跑车突然左转，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我及时追了上去，正赶上它在下一个街角再次左转。“靠近一点，山姆，我要让他们尝尝我的子弹！”我开到街角正打算转弯，一辆福特旅行车突然面对面出现在眼前。我猛踩刹车，只差几英寸就是一场两车相撞的惨剧。“他妈的！”蓝思警长跳下车，开始狂奔，手里的枪举得老高。

福特旅行车的司机是个年轻女人，看到警长的样子，她放声尖叫，显然以为那把枪是冲着她去的。我赶紧上前安慰。

“警长正在追捕银行劫匪。他们刚刚从你身边经过。”我指着他们逃跑的方向说。

“什么！”她不可思议地捂住嘴巴，“我一路开过来，没遇到别的车啊！”

蓝思警长垂头丧气地回来了：“让他们给跑了，医生。他们一定又转弯了，下个街区的马路上拦不到车，没法继续追了。上车，我们最好回银行看看。”

“让你受惊了，不好意思。”我安慰那个年轻的女人。



“你有没有看到那辆跑车上的乘客？”警长问她。

“只是瞟了一眼。我——”

“你最好跟我们走。我需要你的目击证词。”

“去哪儿？”

“银行，”我解释道，“过了前面的转角就是。”

主街上有一些胆大的行人目击了刚才的一幕，纷纷靠近事发地，想一瞧究竟，但没有人敢走进银行。

“里头安静得吓人。”塞斯·辛普金斯凑过来说道。他是马路对面的裁缝店老板。“你说银行里的人是不是都死了？”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蓝思警长推开门，手中仍然握着枪。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银行经理布鲁斯特·卡特莱特的尸体，他四肢摊开躺在一大摊血水里。看来是真的，我想起了刚才的担忧——所有人都死了。

可事实上卡特莱特是唯一的遇难者。我们在里屋找到了其他四名银行职员，他们被戴上手铐，锁在房间里。

警长的钥匙打不开那些手铐，于是他去找一把切割金属的利锯，留下我为他们检查伤势。“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格林里夫。他是这里的助理经理。

“太可怕了。他们闯进来的时候，脸上蒙着手帕，手上的枪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我马上联想到迪林格和那些在报纸上读到的银行抢劫案。我做梦也没想到这样的事会发生在北山镇。”

“卡特莱特是怎么死的？”

“拿霰弹枪的那个家伙先进门——银行的前门——他大声嚷嚷着：‘这是真正的抢劫。’出纳们当时都在柜台的窗玻璃后面，准备接待中午的客人。卡特莱特先生从他的办公桌边起身，悄悄地来到那个家伙背后，这时第二个歹徒走进大门，开枪杀了他。这样一来，再也没有人敢反抗了。我们都觉得自己死定了。”

“他们抢了多少钱？”

“我不清楚。我们被戴上手铐，锁在后面的房间，这之后他们才开始抢钱。他们还警告我们保持安静，不然我们的下场就和经理一样。”

银行的三个出纳我都认识——马格尼森、琼斯，还有瑞德——到银行办事，一来二去，和他们就熟了。过去，银行出纳是没有女性的，但对于刚刚毕业的年轻男孩来说，虽然收入有限，倒也不失为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照你们看，那两个歹徒里有没有银行的常客？”我问他们。

马格尼森摇摇头。他今年二十出头，是个卷发男孩。“他们用手帕蒙着脸，很难看清楚长相。不过他们说话的声音并不耳熟。”

蓝思警长拿着一把金属锯和一串钥匙回来了。试到第三次的时候，终于打开了众人的手铐。他们揉搓着手腕，露出感激的表情。“可怜的卡特莱特先生，”格林里夫喃喃地说道，“他是个好人，好人应该有好报的。”

这时，银行枪击案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卡特莱特家里，他的妻

子莉迪娅匆匆赶来，脸上挂满泪痕。去年冬天我为她治疗感冒，比起她的亡夫，我和她更熟。“莉迪娅，”我截住她，“我送你回家。”

“山姆医生，我都知道了，我非来不可。我要和我的丈夫在一起。”

“你在这里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莉迪娅。”

“山姆，他是我的一切——他不能就这样死的！”

“别这样，我开车送你回家。”

我们来到路边的人行道上，还没等我打开车门，她的弟弟就跑着出现了。“莉迪娅，我刚听到消息！”汉克·福克斯是个瘦长的年轻人，大概二十五岁，他长得不好看。几年前，他也在银行工作，但他显然觉得自己是受姐姐和姐夫的关照才得到这个职位的，所以后来去了北山镇第一家汽车经销店工作，那老板把店面设在距离波士顿街上的镇广场几个街区远的地方。

“汉克，他死了。”

福克斯用探询的眼神看着我，我点点头。“银行劫匪开枪打死了他，”我说道，“很快，他没有多少痛苦。”

“上帝啊！”他将姐姐轻轻抱在怀里，温柔地把她领走了。

“这里还需要我的帮助吗？”我身后有人开口，回头一看，原来是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开福特旅行车的年轻女人。

“对不起，”我向她道歉，“我猜警长和我都把你忘了。银行经理被歹徒杀害了。”

“太可怕了。”她说。

直到这时，我才有机会好好地打量眼前的这个女人。我估计她快要三十岁了，留着短发，许多城市女孩都爱这种发型，发色金褐交杂。“事情一下子来得太多了，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呢。”我说。

“玛丽·贝斯特。经过北山镇的时候，我正在开车去春野市的路上。那边有个工作机会。”

“医生！”蓝思警长站在银行门口冲我喊道，“你能进来一下吗？”

“别走远，”我告诉玛丽·贝斯特，“你对凶手外貌的描述可能对破案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但是我真的没看到——”

警长领着我来到尸体旁边。“你能作个简单的死亡报告吗？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尸体弄走了。”

“没问题，”我瞥了一眼正打算作记录的一名副官，开口道，“死者是布鲁斯特·卡特莱特，北山镇农商银行的经理。他被宣告——”我瞅了一眼手表，“于下午十二点零八分死亡。死因是胸口上靠近心脏的一处枪伤。从贯穿身体的伤口来看，这颗子弹射入心脏或靠近心脏的部位，再从后背射出。死者是当场死亡的。”

蓝思警长对我点点头，眼睛有点湿润，他有时候容易动感情。他示意两名急救人员可以开始工作了。他们走进银行，将尸体抬走。我提醒他，外面还有个女人在等着。“你要向她问话吗？”我说。

“嗯，我要知道她的姓名和住址。抢劫银行属于联邦犯罪。我们要在天黑以前把联邦调查局的人叫来。他们也会想和她谈

谈的。我已经通知州警设置路障了。”

“司机也许是个女人。我瞄到她有金色的长发。”

“我也看到了。”玛丽附和道，我这才发现她跟着我进了银行。

“但是我没看到他们的脸，那辆车开得太快了。”她又说道。

“你应该等在外面，小姐。”蓝思警长建议。他试图挡住她的视线，在他身后，尸体正被抬上担架。

“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说，“我是个护士。”

“你是护士？”我脸上的表情出卖了我心里的惊讶，“我一直在登广告找一个护士，我的办公室缺个帮手。”

她对我莞尔一笑：“我在春野市找到工作了。”

“小姐——我该怎么称呼您——在那边的地址？”警长问。

“贝斯特。我还没有找住的地方，但是您可以通过春野市综合医院找到我。”

她转向我说：“我猜您是一位医生。刚才是您宣布了受害人的死亡。”

“对不起，我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我是山姆·霍桑医生，这个镇上有我的私人诊所，已经十三年了。”

“那你开始给人治病的时候一定还是个小女孩。”

“差不多。”我笑了，欣然接受她的恭维之辞。

电话响了，助理经理格林里夫拿起听筒。“警长，找您的，是州警的人。”他把听筒递过来。

“我是蓝思警长，”警长说道，然后他的声音变了，“你说什么？”

他妈的，他们肯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

“找不到那些劫匪？”他挂了电话后我问道。

“影儿都没有。四个方向的马路在接到我的电话后几分钟内全部封锁了，但是没有发现符合描述的车辆。”

“这说明他们还在镇上。还有很多小路和农家的谷仓可供他们躲藏的。”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蓝思警长胸有成竹地笑道，“抓到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负责我们这块区域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名叫克林特·沃林。他和我年纪差不多大，高高瘦瘦的，身上的西装和头顶的灰色软帽使他和北山镇这样的地方格格不入。下午三点左右，他到达镇上后，径直来到银行。蓝思警长对现场的调查工作正好告一段落，而我因为医院里还有一个病人，所以先行离开，但我及时赶了回来，和他打了照面。

“现在是什么状况？”握手致意后，他问道，“银行抢劫和谋杀？”

他盯着地面上的那摊血迹，“你们肯定已经发出警报了吧？”

“州警几乎立即就完成了道路封锁，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现可疑车辆。他们不是已经逃离就是还在镇上。”

“凶手有没有遗留任何证物？”沃林一边问，一边掏出一个烟斗，并且开始往里面塞烟草。

“只有柜台上的那些手铐。”

沃林端详着它们，嘴巴里不知道在嘟囔些什么。“这是警用手铐，不过几乎哪儿都能买到。”

“我拿的那串钥匙中有一把可以打开它们。”警长告诉他。

“我们到里间看看。”沃林在蓝思警长的带领下朝储藏室走去，我紧跟其后。后门是金属制的，上下沿都闩住了。他问警长这扇门通向什么地方。

“枫树街，银行后面的马路。”

“那他们可以从这里逃走啊。”

“不行啊。出纳们都被手铐铐在一起了，还有一个被铐在这张桌子的桌腿上。歹徒们是从前门离开的——他们有辆车在外面接应。他们开车逃跑的时候，刚好被我和医生看到。”

沃林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问道：“他们抢了多少钱？”

“出纳的头儿说是四万美元。”

“赚大了，才这么几分钟，”他做了一些笔记，“明天早上会有我的另外一名同事加入调查。我们一般是团队合作。我想询问银行职员和所有目击证人。”

“你可以先从我们问起，”我建议道，“警长和我看到他们逃离。”我把当时的情景复述了一遍。

“那个开福特旅行车的女人在哪里？”

“她在马路对面的午餐吧等着呢，”警长告诉他，“银行职员们也在那儿。医生，能麻烦你去叫他们过来吗？”

他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和裁缝店老板辛普金斯谈论抢劫杀

人案。只要一有热闹可凑，老塞斯就把生意丢到一旁了。我不用看也知道，他的店门口肯定挂着“外出午餐”的告示牌。“联邦调查局的人来了，”我告诉众人，“他想和你们所有人谈谈。”

我们一行人穿过马路，塞斯紧紧地跟在后头。警长向克林特介绍完玛丽·贝斯特和一千职员后，辛普金斯插话道：“发生抢劫后，我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我从我的裁缝店里看到了所有事。蓝思警长和霍桑医生去追击歹徒后，我过了马路，来到银行门口。不过我不敢进去，我觉得他们说不定都被干掉了。”

沃林没理会他，转过头问蓝思警长：“劫匪一共开了多少枪？”

“卡特莱特先生只中了一枪就死了，”格林里夫插嘴，“这是他们在银行里开的唯一一枪。不过我们被锁在后面的时候，听到马路上又传来枪声。”

“是那个拿手枪的家伙，他首先向我开火，然后我开枪还击，”蓝思警长解释道，“我们都没有打中对方。我还没来得及追上他们补几枪，就被这个姑娘挡下了。”

沃林将烟斗放在烟灰缸里，再次移动视线。

“贝斯特小姐？”

“我在春野市找了一份护士的工作，当时我正在开车去那边的路上。我之所以绕道而行，是因为我想看看乡村的风光。总之我开到了那条小路上——就是枫树街——快要接近路口的时候，就看到那辆黑色跑车风一样地从拐角冒出来，前排座位上有三个人。它一开始是沿着我这一侧的马路冲过来的，然后猛地变了方向。”



“你有没有看到车上的人的长相？”

“抱歉！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有没有蒙面，没准蒙面了。其中一个家伙有一头长长的金发，大概是个女人。”

“是司机吗？”

“不是司机，是坐在他右手边的乘客。”

“没错，”我说，“他——要么是她——从方向盘后面挪开了，好让另外两个人上车。拿手枪的劫匪最后一个上车，司机是他。”

沃林不耐烦地点点头：“现在我想清楚地知道银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谁能扮演一下死者，告诉我他当时站的位置？再来两个人扮演劫匪。”

助理经理格林里夫站了出来，“我看到了整个过程。瑞德，你扮演第一个歹徒，从前门走进来，假装手上握着霰弹枪。”

尽管有点尴尬，年轻的出纳还是依言行事。出纳主管马格尼森扮演了银行经理的角色，他从办公室出来，走到第一个劫匪背后，准备抓住他。然后格林里夫扮演的二号劫匪走进大门，对着经理的后背扣动了假想中的扳机。

沃林又让众人重演了一遍被戴上手铐、关押在里屋的过程。“这段时间里就没有一个客人上门吗？”他问道。

“我们的高峰时段是中午，”出纳主管解释道，“当时距离十二点差十分钟，但是霰弹枪一直守在门口。”

“这个时间没错，”我确认道，“我们回到银行并由我宣布卡特莱特死亡的时间是十二点零八分。那之前我们在银行待了好几分